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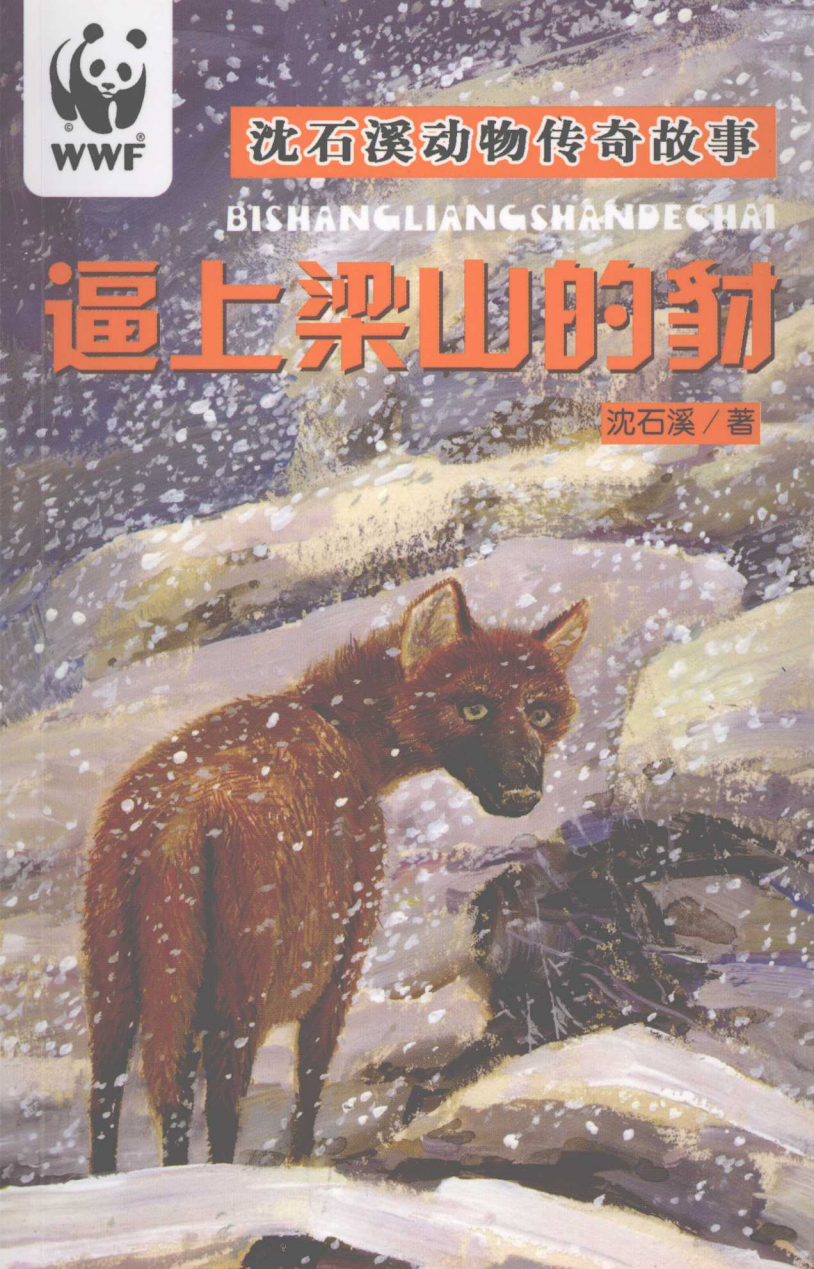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BISHANGLIANGSHANDECHAI

逼上梁山的豹

沈石溪 /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逼上梁山的豺

沈石溪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逼上梁山的豹/沈石溪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5 (2008.2 重印)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ISBN 978-7-5342-4308-0

I. 逼… II. 沈…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047 号

逼上梁山的豹

沈石溪 著

选题策划	孙建江
责任编辑	王宜清
美术编辑	周翔飞
整体制作	大米原创·工作空间
内文插图	雷建军
封面绘画	胡志明 朱 云
封面设计	周翔飞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ses.zjcb.com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625 插页 1

字数 39000

印数 12001—17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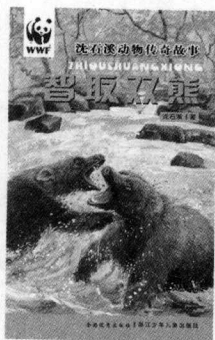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42-4308-0

定价: 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社已出版沈石溪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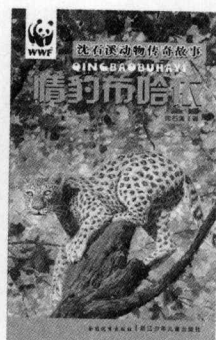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12册)



智取双熊
定价：6.50 元



虎女蒲公瑛
定价：7.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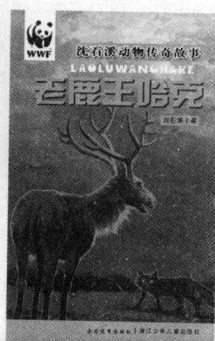
情豹布哈依
定价：6.00 元



再被狐狸骗一次
定价：6.00 元



红奶羊
定价：7.00 元



老鹿王哈克
定价：6.00 元



狼妻

定价：6.00 元



罪马

定价：8.00 元



逼上梁山的豺

定价：6.00 元



藏獒渡魂

定价：7.50 元



最后一头战象

定价：7.50 元



野猪囚犯

定价：6.00 元

目录

CONTENTS



逼上梁山的豹

1



苦豹制度

19

动物小档案

95



逼上梁山的豺



当我肩着猎枪啃着鸡腿转过一道山弯，一眼就看见有只小豺狐零零站在路旁的一棵小树下。这是一只还在哺乳期的豺崽子，绒毛细得像蒲公英的花丝。

我急忙扔了才啃过两口的鸡腿，卸下猎枪，哗啦拉开枪栓。我知道，豺是一种母子亲情极浓的动物，母豺总是警惕地守护在幼豺身边，一旦发现自己的宝贝受到威胁，会穷凶极恶地扑过来伤人。

我端着猎枪等了半天，也没见母豺的影子。倒是这只小豺闻到了烤鸡腿的香味，不断地耸动鼻翼，咂巴舌头，一副馋涎欲滴的

模样，瞅瞅我，慢慢朝地上的鸡腿走过来。这时，我才看清，小家伙瘦骨嶙峋，肚子瘪得快贴到脊梁骨了，绒毛上粘了好几坨树浆草汁，邋邋肮脏。看来，这是一只失去了母豹庇护的孤儿。

也许母豹被埋在荒草丛中的捕兽铁夹夹住了，也许母豹被挂在树梢上的捕兽天网罩住了，也许躲在岩石背后的猎人将一颗滚烫的子弹击碎了母豹的头颅，也许老虎、豹子把母豹当点心吞吃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只幼豹变成了孤儿，我不得而知。

鸡腿上粘了很多土，我是吃不成了。我收起枪，将鸡腿撕成肉丝，摊在手掌上。小家伙爬过来，用信任感激的眼光看着我，它的眼睛天真无邪，清亮得没有一丝杂质。它先用舌头在我手指上舔了舔，然后贪婪地卷起我手掌上的肉丝，吞食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涌起一股无端的柔情，突然决定

要收养这只小豺。

豺在分类学上和狗同属犬科，当地山民习惯上把豺唤作豺狗。豺和狗不仅形体相似，血缘也很近，过去村子里就曾经发生过被主人遗弃的野狗跑进豺群生活的事。我想，只要驯导有方，是有可能把这只小豺改造成一条猎狗的。

我把小豺抱回家，开始按猎狗的标准进行饲养。我给它起名叫汪汪，一个狗气十足的名字；狗是吃熟食的，为了奠定它的狗性，我从不让它吃生食；狗善于收敛食肉兽的野性，与其他家禽家畜和平共处，我让汪汪整天在院子里和牛呀羊呀鸡呀鸭呀厮混在一起，以磨灭它豺的残暴的天性；狗喜欢睡在主人的房檐下，我就在寝室的门口替它搭了一个狗棚……汪汪很快就习惯了过标准的狗日子，甚至学会了像狗那样汪汪汪叫。

十个月后，汪汪出落成一条漂亮风骚的

母豺，四肢细长，身材窈窕，脊梁挺直，腰间到胯部形成一条温柔的弧线，头尾和背上毛色金黄，胸腹部洁白如雪，唇吻黑如墨玉，泛着一片青春的湿润。它会扑进我的怀里热烈地舔我的脸颊，它会像狗似的发出轻吠或咆哮，它会用平静的眼光看着在它身边刨食的肥胖的母鸡，它会按我的指令把正在山坡上吃草的羊群吆喝回来，它会钻进茂密的草窠把我射落的斑鸠捡回来，它会在我做家务活的时候耐心地在门口蹲两个小时使我不好意思不带它到野外去散步。

我打心眼里相信，汪汪已被我塑造成一条真正的猎狗了，除了尾巴之外，它的各方面与一条猎狗已没有任何差别。

豺尾比狗尾要粗大得多，也比狗尾长得多，绒毛蓬松，犹如一条瀑布似的从脊背上流泄下来。或许就是因为这条尾巴太粗太长太沉，豺只能将尾巴竖起或者耷拉，至多能

像舵似的朝两边甩摆，而无法像狗尾那样多角度全方位摇得天花乱坠摇得色彩缤纷摇出友好与亲密的情怀。当地山民识别是狗还是豺，主要就是看尾巴。

就因为这条显眼的豺尾，寨子里谁都不承认汪汪已被我驯养成一条猎狗了。它走近谁，谁就用脚踢，用土块砸，用棍子轰。有时汪汪看见一帮小孩在玩捉迷藏，兴致勃勃地跑过去想凑个热闹，没等它赶到，孩子们便紧张地一哄而散，还高声喊叫：“大尾巴豺来啦，大尾巴豺来啦！”胆子小一点的逃回家添醋加油地向大人哭诉，胆子大一点的爬到树上用弹弓向汪汪猛烈开火。

有一次寨子里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山神活动，全寨子男女老少和狗倾巢出动。拜祭仪式结束后，就是野炊聚餐，一口大铁锅煮了满满一大锅酸笋牛肉，先是每人一大碗，然后是每条狗一大勺。轮到汪汪时，掌勺的岩

松举起空勺子在汪汪的脑壳上重重敲了一下，粗鲁地喝道：“大尾巴豺，滚开！没剥你的豺皮抽你的豺筋吃你的豺肉算是便宜你了，你还想分牛肉吃，没门！”

在狗群里，汪汪的境遇就更惨了。没有一条狗愿意同它交朋友，虽然它妩媚风骚，还待字闺中，但即使在发情期，也没有哪条公狗对它献殷勤或表示好感。所有的狗似乎都讨厌它，准确地说是讨厌它那条蓬松的大尾巴。

有一次，狗们在水磨房发现一只黄鼠狼，群起而攻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汪汪看得心热眼馋，也吠叫着加入了猎狗的队伍，去追黄鼠狼。狗们发现汪汪后，竟然丢下黄鼠狼不追了，调换攻击目标，转身来咬汪汪。冲在前面的两条公狗特别变态，紧盯着汪汪的尾巴。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汪汪肯定会变成无尾豺了。

发展到后来，汪汪只要一跨出门，就会遭来狗群的攻击。

我很苦恼，汪汪也很苦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天，我在院子里铡牛草，锋利的铡刀有节奏地将长长的稻草铡成一寸长的草料。汪汪蹲在我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铡刀看，似乎对一下子就可以把一扎稻草齐崭崭切断特别感兴趣。

我捏着铡刀柄，手臂机械地一上一下运动着，突然，汪汪兴奋地轻叫了一声，两眼放光，好像遇到了什么喜事似的，我朝四周看看，并没任何值得注意的异常动静。我在朝四周观看的时候，两只手并没停止动作，还在机械地铡着草。

突然，我眼睛的余光瞄见一条金黄色的东西一闪，有什么东西塞进了铡刀。我想停止铡草，但已来不及了，只听见咔嚓一声，我

的手腕感觉到刀锋硌着坚硬物体的震颤。汪汪那条绒毛蓬松的大尾巴，掉到地上，在草料间活蹦乱跳；我哎哟惊叫一声，为自己误伤了爱犬感到内疚和心疼。

我想，汪汪一定会痛得跳起来，朝我咆哮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汪汪看着被铡断的尾巴，眼睛里没有痛苦和悲伤，对我也没有任何责备与怨恨；它眼里噙着泪，但耳廓朝前，显得很高兴的样子。见我张皇失措地捡起那条断尾，它过来温柔地舔舔我的手，然后叼住尾巴，很坚决地把尾巴从我手里抽出来，扔到院子一隅的垃圾堆里。

我的心一阵战栗，我明白了，它是自己要铡断尾巴的！它知道它这条不会摇晃的蓬松的大尾巴讨人嫌，也是狗群追它咬它的根本原因，它铡断自己的尾巴，决心做一条人见人爱的好狗。

多聪明的动物啊，我的眼睛潮湿了，把

它搂进怀里，用颤抖的手梳理它背脊上的毛。它伸出舌头，不断舔我的眼睑，唔，它还安慰我呢。

我采来专治跌打损伤的积雪草，捣成药泥，敷在汪汪的尾根，半个月后，它的伤口就痊愈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汪汪养好伤后第一次出门的情景。它颠跳着扑进我的怀里，后肢直立，前肢搭在我的裤腰上，舌头伸出半尺来长，拼命想舔我的脸。我摸摸它的额头，发现它因激动而抖得厉害。它理所当然地觉得，它铡断了自己的尾巴，脱胎换骨变成一条真正的狗了，再也不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再也不会受到狗群的追咬。我也为它感到高兴，它用自戕的办法接受命运的挑战，它的尾巴断了，虽然形象受到损害，变得丑陋了，但要重新塑造一个自我的坚强的信念，是十分美丽的。